

「簡·愛」系列 1

左臉的 微笑

當我們互相看見的時候，
天格外地亮了。
這樣無以言喻的美好。

Hearts Smile

簡以寧
——
著

「簡・愛」系列 I

左臉的 微笑

Hearts Smile

簡以寧
—
著

左臉的微笑／簡以寧 著．-- 初版．

-- 臺北市：思行文化傳播，民 102.2

面：21X14.8 公分 -- (簡·愛系列：1)

ISBN 978-986-88959-6-6 (平裝)

857.63

102000662

© 2013 簡以寧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Printed in Taiwan.

【簡·愛】系列 I

左臉的微笑

作者——簡以寧

總編輯——戴至中

執行主編——吳佩珊

校對——傅安沛、吳佩珊

插畫——吳方嫻

美術設計——無私設計 洪偉傑

發行人——王志軒

出版者——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99 號 11 樓之 6 (1107 室)

電話 02-2331-8262

傳真 02-2331-8272

電子郵件 service@tec2c.com

總經銷——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復興北路 386 號 (復北店)

印刷廠——豪映紙品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國 102 年 2 月初版一刷

定價——新台幣 300 元

如有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

序 言	004
-----	-----

第一章・沙上的席子	009
-----------	-----

第二章・延安筆記	041
----------	-----

第三章・穿過暗夜	069
----------	-----

第四章・相親	089
--------	-----

第五章・左臉的微笑	149
-----------	-----

第六章・愛情是個病	229
-----------	-----

後 序・因為愛	318
---------	-----

「簡·愛」系列 I

左臉的 微笑

Hearts Smile

簡以寧
—
著

在寫作的中途

我看見我筆下的人物

揮舞了生命的大旗

在充滿荊棘和鮮花的人生路上

吶喊著……

序 言	004
-----	-----

第一章・沙上的席子	009
-----------	-----

第二章・延安筆記	041
----------	-----

第三章・穿過暗夜	069
----------	-----

第四章・相親	089
--------	-----

第五章・左臉的微笑	149
-----------	-----

第六章・愛情是個病	229
-----------	-----

後 序・因為愛	318
---------	-----

序言

簡以寧

這本書，雖在形式上被歸為長篇小說之列，但推究其實，卻沒有一個絕對的主角，也沒有一個顯在的貫穿全書的故事。裡面的人物雖有著若隱若無的關聯，卻一點也不像常規小說那樣，有一種情節上的迴圈遞進關係。他們雖然在同一個時代裡生活，在同一部小說裡呼吸，同樣面臨著價值觀念的挑戰，可是他們仍然會因為環境以及個體差異而有著各自不同的生存狀態、不同的困惑、不同的內心掙扎，以及不同的靈肉的出路。

所以，被稱為「非小說」，被一些朋友提高為「小說文本和結構的全新革命」。這確乎為無意為之下的有意為之。

說無意，是因為我確定以如此方式來表達我所思所感的時候，全然沒想到過文本和結構革命的事；說有意，是因為我在開篇之初，就不曾刻意要去遵從小說寫作的規範，精心打造一個自圓其說的故事，塑造一個形象固定、個性突出的品牌人物。在這些我要急於傾吐的思想和故事裡，沒有小說要求的恆一的不變數。因此我不想強求書裡的人物，非要為了一個小說的模式而生拉硬拖地將他們塞進那些框框裡去。我只是在他們熱切的目光

注視下，在我因為他們以及我自己無法掩藏、無法壓抑的傾訴的衝動下，拿起我的筆，為這些不安的靈魂作一次生命的親證。

如果因此而有「革命」一說，那也算「無心插柳」了吧。

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在思考著最恰切的文字表達方式。我不想以濃墨重彩充滿了技巧的敘述方式來塗抹我的人物，以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他們一路行來留下的生命的痕跡。我夢想的，是將濃情深懷於內，而於文字的表述中卻保持一種充分的淡然，在這種淡然中去與我的人物的內心世界相遇，在這種遇合中透見到他們生命的紋理，化解開生活以及生命本身固有的沉重，並異想天開地憧憬著「於無聲處聞驚雷」那樣一種曲筆為工的妙境。

〈沙上的席子〉這一章描寫一群所謂的精英在信仰缺失的時代，尋求著發洩內心苦悶的途徑。流沙般閃過腦際的思想，流沙般漫過這個世界的人群……向秋生與李明珂，一個是從事經濟理論研究的，一個是某大報的重要新聞部主編，為何都會混入娛樂圈，說些言不由衷的話、做些言不由衷的事？最後，對自我有著巨大期待和省察精神的向秋生懷了無窮的惆悵去了真正廣闊的大沙漠，到那裡去見識真正的浩瀚和荒涼，為無所托寄的靈魂尋找皈依之所。他會尋著嗎？

《穿過暗夜》中，李明珂以榮譽為劍保護了蘇穎，卻刺傷了自己。

《愛情是個病》這一章，寫到葉子的死，其實我是不甘願的。葉子，她不該如此脆弱，她早已不是對世事一無所知的國中女生，也非中古時代不解世事的清純玉女，她是有獨立思想、獨立經濟能力的當代女傑！如此輕易棄生，實在有損於她信誓旦旦宣稱的獨立。

可是我必須無情地掃描和鞭撻現實，因為，葉子的確死了。她使所有的人，她愛的人、愛她的人、關心她的家人朋友與擁戴她的支持者們，無不悲傷哀感。按前輩們的期望，她原本可以對社會作更大的貢獻，而我，除了貢獻一說，更為她還沒經歷過的美好人生（哪怕是傷痛而破裂的人生！）而無限惋惜。

現實生活中，葉子留給我的並非小說裡所說的手機，而是一封郵件，裡面是幾萬字的資訊往來。我寫完小說，為她掃過墓，再打開電腦翻讀這些灼死人的資訊文字，一時之間，傷懷不已。

老蕭的原型是我的摯友，我拿小說給他看，這位在俗世生活裡已功成名就的智者讀後回信給我：「唯妙唯肖，且一般人極難從中讀出某些妙句的題外之意。」莞爾一樂。我從不企求所有的人都會是我作品的知音，也未曾以為自己的小說能力已登峰造極，我只是常常有意在文中設些伏筆，以為如此便可不讓人一讀之下便再沒了咀嚼的願望。我盼望的，

是人讀十遍，仍口鼻生香、眼目潤澤，那才是我畢生所求的文字的化境。

整本書中，唯有寫〈延安筆記〉、寫韓建業，幾是從頭至尾都含著淚寫下來的。能否打動所有的別人，是我無從掌控的事，我願沉浸在自己的感動中。每個人關注的事、關心的人都不一样，領悟力、理解力也不一样，我不希求每個人在注視韓建業的時候都如我一般的敬愛崇拜，我只是想告訴人們，這個世界上曾經有過這樣一個人，以那樣的方式，活過。這個清晨，當我坐在床上用鋼筆寫下這些關於韓建業的話，我的淚再次掉下來，濡溼了筆尖，和筆底的紙。

也有朋友私底下批評我沒有將我所想要表達的東西寫透。

我辯稱，寫透了，會使作品成為新一種的填鴨式灌輸，人們在接受的同時卻懶得再去主動地反思。我只是想在小說中提供一個角度，引起人們對這個時代、這樣一個不容忽視的、乃至是社會中堅的群體，他們在光鮮職業和華美生活的表象之外，內心裡的困頓、精神上的訴求。在單一的、純粹的集體信仰散落於市聲中之後，他們用以支撐自己靈魂的會是什麼？執愛？執信？執業？執迷？他們表情輕鬆，行為放浪，似是對一切皆不屑一執，然在似乎不再懷執的同時，他們卻又無一例外地陷入執的深淵。

該當如何？

破執，似乎才是能使人生繼續前行的唯一希望。於是，悟，便在執和破執的戰鬥中隱約地召喚著……

整部小說我想要探求的，是在經濟漸趨發達、物慾橫流的當下，在物的世界裡業已功成名就然而心卻仍未被物完全異化的那麼一群人，他們在傳統與現代的隙縫中掙扎，既想堅守，又想突破，他們在物的桎梏中、在身不由己的名利機器的慣性運轉下，內心的茫然、精神的迷失、重拾信仰的渴求。

我傳達清晰了這種探索的心情了嗎？

一個作品，如果得到一切人的喜歡，那也許它就不是作品了。

一個被所有人喜歡的人，那也不可能是人了，那是神。

無論我在寫作的時候懷了怎樣的虔誠，我的書、我筆下的人物終將要接受讀者的檢驗。

我期待著。

你們的批評，你們的欣賞，都將成為我繼續寫作的財富。

第一章——

「沙上的席子」

當群沙狂舞，穿過他一切的遮擋之物包裹住他全部的肌膚，

像是要將整個世界連同他都裹挾而去的時候，他在一片沙海中看到天邊飄過來一張上有印度神蛇的席子，
那席上的神蛇一轉眼化做了他前妻幽怨的面容，一會兒又化為佩琳優雅的身姿，

一會兒又化成了林菲袒露的飽滿雙乳。他傾盡全力朝沙海中的席子伸出手去……

向秋生和佩琳的原型都是我的朋友。他們原本的名字都很美而意味深長，可我當然無法在一篇小說裡照搬，這真是令人遺憾的事。

自向秋生失蹤後，佩琳便向原先任職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請了長假，到雲南去了。

一個月以後，她從雲南回來，忽然找到我，交給我一本她的日記，就去了美國。

那時候我已從湖南電視臺來到北京一年多了，仍然做編劇的工作。我翻讀著佩琳的日記，那些碎片式的記憶一點一點地侵蝕著屬於我自己的時間和空間，以至在後來的那些日子裡，我竟反覆琢磨起佩琳將她的日記交給我的用意。

我試著與佩琳或向秋生取得聯繫，我想以他們的故事為原型寫一個劇本。電視臺裡交給我的選題都是那麼乏味枯燥，他們的故事讓我眼前一亮。

那是一個多麼曲折離奇而驚心動魄的故事！可是我無法聯繫到他們，無論是向秋生還是佩琳。

我只能按捺下自己的創作衝動，將佩琳的日記帶在身邊十年，讓那些故事沉睡在我腦海的某個角落。

最近的一天，偶然接到好友李明珂的電話。他也是向秋生的朋友，提到向秋生，聽說似乎有了隱約的消息。我腦海深處的那個角落忽然活躍了起來，恰值如今離職在家，便萌

生了寫小說的欲望。未取得他們的許可，那些雲南的曲折離奇、那些前情舊事便留待將來作長篇小說的素材吧。我先開始一個虛構的短篇故事〈沙上的席子〉，或許他們能夠看到這個有一點兒他們影子的小說，而主動與我聯繫，從此可以啟開長篇之旅？

我相信，總有一天，長篇小說〈沙上的席子〉會得以面世。
我無限期待。

與向秋生的一夜情突發在一次醉酒以後。

那是在人民大會堂的某次會議報導中，我遇到了向秋生。

以前我們在某些會議中相逢過，但交集不多，僅只是點頭寒暄之誼而已。那時候，正是老范的多情濫愛讓我傷心欲絕的時期。所以當他關切地問我：「妳臉色怎麼那麼差？發生了什麼事嗎？」我頓時充滿了傾訴的欲望。

會後，我們一起去三里屯的一個酒吧喝酒。

我只依稀記得在酒精的燃燒中，在一陣薩克斯風一陣吉他又一陣口琴的音樂聲中，我滔滔不絕地訴說著自己，向秋生的臉也被酒精燒得透紅。

他專注地傾聽的神情、他溫柔的眼神讓我痛苦的心前所未有地被撫慰。

後來我睡著了。

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床上，蟻伏在向秋生的臂彎裡。

我搖了搖頭，仍然昏昏沉沉，而且口渴得厲害，便想去找水喝。當我掙扎著起來的時候，向秋生從背後抱住了我。

與向秋生的關係一開始就進入身體交流，使得這以後與他的相處反倒更有了一份出乎意料的坦誠，可以百無禁忌地、完全無偽飾地交談，忽然使雙方都有了一個心靈的出口。

也正因為身體先於心而行動，我們在以後的往來中反而完全忽略了肉體，變成了絕對的兄弟式情誼。

其實那一次偶然而又沒有心靈參與的身體運動，是我平生第一次體驗到男女歡合的純粹快樂，最高潮的境界。之前因為被老范的濫愛折磨，又不懂得放鬆，只求精神至上，所以對肉體的欲望不那麼重視，也不懂得如何重視。與老范的相合，雖然也會覺得愉悅，卻沒有這樣動盪不安的致命的衝擊力。而與向秋生，是在某種絕望中，在酒精幫助我放鬆了身體後，一直以來沒被激發、一直被忽略的感官細胞活躍了起來，加上他無微不至的調情才能，使我完成了一種純身體意義的女人的蛻變。

我沒有把這一秘密訴向秋生。不是怕他驕傲，也不是怕他從此負上責任。我只是想